

第一章 從棺材裡爬出來

昏沉沉的盤山官道上，有隊長長的隊伍護送著一輛馬車急速向前，引人注目的是，馬車後面還跟著一輛長車，長車上綁著一副棺材，在暗沉的天光裡讓人看得有些心驚，不禁暗忖，這行人當真是稀奇，竟然帶著棺材上路，也不怕招惹晦氣。忽然間，綁著棺材的長車被石頭絆了一下，棺材被震得跳了一跳，走在前頭的馬車聽見響動，急忙叫了停。馬車上走下來兩個婦人，一個是主母打扮，另一個卻是妾室模樣。

妾室白姨娘扶著主母趙氏下了車，趙氏急急地跑到棺木旁邊撫著，急聲斥道：「怎麼這般不當心？蘭兒在裡頭有沒有磕了、碰了？」

白姨娘暗暗一嘆，面上仍是一副懇切的模樣，「夫人，依妾身看，咱們還是儘早讓大小姐入土為安吧，我曉得夫人慈母心腸，可如今咱們正在逃難，萬一有個磕碰，豈不是讓大小姐地下難安？」

趙氏哀哀地流下眼淚，語氣卻十分堅定，「我沒照顧好蘭兒，讓她早早地就去了，如今還要為了自己活命把她拋在這荒郊野嶺，那還配為人母嗎？」說著，她用絹子拭淚，「反正蘭兒她爹已經去了，我死了也就死了，一家三口到了地下還能作伴。」

白姨娘聽了心裡發急，邊關城破，她們又是將領家眷，被異族軍追得正緊呢，只恨沒有多生幾條腿，帶著這個棺材豈不是累贅？這趙氏也真是的，她自己想死也別拉著別人啊！

她心裡一急，張開嘴正要再勸，就聽沉悶的一聲響從棺材裡發了出來，兩人都嚇了一跳，驚得忙退了幾步。

重嵐意識模糊間只能感到頭沉得很，隱約聽到有話語聲陸陸續續傳進耳朵，她翻了個身，好半晌才費力地睜開眼睛，可入目所及卻瞧見一片黑。

難道自己瞎了？重嵐心裡一慌，慌忙抬手亂抓，卻只能摸著沉甸甸的木板，她勉強按捺住心慌，手腳並用地探查四周，又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衣服，最後終於明白過來——

自己被穿上壽衣裝到棺材裡了！

這這這……哪個缺德鬼幹的？

殮了屍身之後棺材都會用鎮釘釘死，她現在就覺得胸口發沉，鼻子跟堵了棉絮一般，她曾聽說過，有人明明是暈厥卻被當成死了殮入棺材，然後被活活悶死的事，當下也顧不得多想，勉強撐起身子撞著棺材板。

這下子棺材外面站著的人更加驚慌，白姨娘尖叫了一聲，往後退了丈許遠，抖著嗓子尖聲道：「這這，大小姐莫不是詐屍了？」她不知道自己又想了什麼神神鬼鬼的東西，嚇得臉色發白，「我聽說山裡常有那些山精妖鬼找那些才死之人附體，大小姐、大小姐難道……」說著，她冷不防地看見趙氏的眼神，硬是把到嘴邊的屍變兩個字給嚥了下去。

她的聲音不小，重嵐隔著不厚的棺材板也聽見了，大抵判斷出她說的就是自己，額上冒出些冷汗來，張開嘴，勉力嘶聲道：「救命！我還沒死，救命！」

趙氏移開視線，已經從初時的吃驚定下心來，心想著自己閨女就是還魂也不會害了親娘，便幾步上前，正好聽見重嵐在裡面的呼救聲，怔了片刻，也想起有人詐死被誤斂入棺材的事，又驚又喜地高聲道：「是我的蘭兒！蘭兒還沒死，蘭兒還活著！」

她說完就要吩咐人解開繩索，又要命人掀起棺材板。

白姨娘終於反應過來，情急之下也顧不上禮數，慌忙幾步衝上前，尖聲道：「夫人，萬萬不可啊！」她著急地想著理由，衝口而出道：「我曉得夫人思念小姐，但逝者已逝，大夫都確診大小姐沒了氣息，這棺材裡鬧出響動的，指不定是什麼妖邪之物呢，況且咱們正在逃難，萬一再沾上邪事可怎麼辦？」

趙氏總存著一份念想，所以認定了女兒沒死，一時驚喜交加，也沒功夫細想白姨娘為何死命阻攔，聞言就沉下臉，「住口！詐死之事早有聽聞，蘭兒就是被庸醫誤診，一時閉了氣門，受了顛簸之後才醒了過來！」她揚聲道：「快把棺材給我撬開！」

白姨娘心裡大恨，卻不敢出言反駁，瞧著棺材的眼神帶了恐懼，身子更不知為何哆嗦起來，似乎極為忌憚畏懼。

趙氏馭下嚴格，眾護衛的心裡雖有些膽怯，但礙著主母的吩咐，仍是揚起刀劍砍斷繩索，用力撬開棺材板。

重嵐在裡面已經憋得頭昏腦脹，好不容易挨到棺材板打開，倏的一下就坐起身子，伏在棺材板上大口大口地喘著氣，又被刺激得咳嗽了好幾聲。

趙氏看見女兒甦醒，歡喜的幾乎要流下淚來，一把將重嵐摟在懷裡，「蘭兒，我的蘭兒，為娘恨不得跟妳一道去了！」

白姨娘驚駭地看著那從棺材裡爬出來的小女孩，明明是自己親手把她推進水塘裡……她怎麼還活著？

那邊重嵐沒顧得上理會眾人的百種心思，而是滿面驚慌地低頭看著自己的小手小腳，又惶恐地看著死死摟著自己的美婦人。這究竟是什麼情況？她在家裡看帳本看得好好的，怎麼一覺起來變成別人了？

趙氏看女兒不答話，只是直勾勾地瞧著自己，心裡有些疑惑，輕輕地晃著她，「蘭兒怎麼了？」

重嵐還沒反應過來，白姨娘不知道從哪裡摸出一把糯米，兜頭就扔了下來，嘴裡高聲道：「夫人小心，瞧瞧這個！」

一顆糯米差點進到重嵐的眼睛裡，害她立刻捂著眼睛輕叫了一聲。

趙氏仔細把女兒護在懷裡，怒聲道：「不知好歹的東西，妳在做什麼？妳就是巴望著我們娘倆早死吧！」

白姨娘尷尬道：「妾身只是擔心夫人……」

重嵐瞧這形勢，她再不說話估計都要被潑黑狗血了，只能低了頭，輕聲道：「娘……」

這一聲差點把趙氏叫出淚來，她慌忙把女兒從棺材裡抱到馬車上，一邊吩咐人把那晦氣東西給扔了。方才事發突然，她這會兒總算想起逃難的事來，又急忙囑咐護衛加快趕路。

重嵐在馬車裡聽趙氏絮絮叨叨著，總算把事情聽了個大概。

趙氏本來和丈夫何副將一起住在邊關小城裡，結果韃子來犯，攻下城池之後殺了何副將，又恨著何副將死守城池，便要殺了他的家眷洩憤。

所幸趙氏機敏，連忙帶著一家人出逃，沒想到女兒染上時疫，今兒個上午突然暴卒了，趙氏捨不得女兒暴屍荒野，又被追殺得沒有時間下葬，這才帶了女兒的棺材上路。

重嵐聽完這些才知道自己現在在哪，一時頭大如斗，她極想開口詢問，又不瞭解何蘭蘭的性子，只好悶不吭聲地裝啞巴。

另外讓她覺得十分不舒服的是，旁邊那位伺候的白姨娘一直不停地打量她，甚至還小心出言試探，譬如「大小姐餓不餓啊？要不要用些妳尋常最愛吃的點心？」，然後端著一盤子各色點心讓她自己挑選。

重嵐不動聲色地瞥了她一眼，做出渾身無力的樣子倒在趙氏懷裡，「我難受，不想吃。」

趙氏摟了她，斥責白姨娘，「她現在身子還沒好俐落呢，哪裡能吃那些難剋化的東西，還不快出去！」說著，隨手把白姨娘趕下去，柔聲哄著女兒，「蘭兒別怕，娘在這裡。」

重嵐默默地往趙氏的懷裡縮了縮，幸好她才「死而復生」，性子古怪一些倒也無人置喙。

一行人又往前行了一個時辰左右，忽然聽到後面傳來人喊馬嘶的聲音，趙氏一下子變了臉色，連忙探出頭瞧去，就見一枝利箭擦著她的鼻尖飛了過來。

有個護衛滾下馬，衝到馬車前回稟道：「夫人，後面的追兵追上來了！」

趙氏聞言並無絲毫驚色，慈愛地摸了摸女兒的小臉，「本來想著跟蘭兒一道去呢，幸好妳如今還活著。只要妳活得好好的，娘沒什麼不能捨下的。」

這話明顯是存了死志，重嵐下意識地反握住她的手，驚聲道：「娘……」

趙氏親了親女兒的小臉，一把將她抱出馬車，交給方才來通報的護衛，面色沉著堅毅，「爾等護著小姐儘快往山外走，遇到晏將軍便求他庇佑，我帶人在這裡拖上一拖。」

重嵐愕然地瞧著趙氏，就見她眼裡也蓄了淚，很快又止住，抬手摸了摸重嵐的臉，回身從馬車裡抽出兩柄短劍來，翻身上馬，揚眉喝道：「還不快走！」趙氏是將門女，嫁的夫君也是軍中將領，武藝兵法也是懂得的。

那護衛眼裡流下淚來，對著趙氏用力磕了幾個響頭，一把抱起重嵐，頭也不回地策馬狂奔而去。

一邊無措站著的白姨娘似乎也想跟過去，趙氏卻冷冷地瞧了她一眼，「妳留在這，藏起來，能不能活就看命了，莫要動歪心思，拖累了蘭兒。」

聞言，白姨娘的指甲幾乎陷進肉裡，卻又畏懼地瞧了眼趙氏手裡的短劍，咬著後槽牙應了聲是。

重嵐頭一回被人用這麼粗魯的姿勢抱在馬上，緊閉著眼，臉色發白，只差沒吐出來。

那護衛以為她是害怕，連忙柔聲哄道：「大小姐莫怕，晏將軍也正在帶人往這邊趕，咱們和他遇上就能脫險了！」

重嵐勉強開口，「我……我娘呢？」

護衛聽了，面色一黯，仍是安慰她道：「夫人吉人自有天相。」

重嵐正想再問，眼角卻瞄見後面射來幾枝勁弩，她驚聲道：「快趴下！」說著，自己也急忙伏低了身子。

護衛自然也知道這個意思，急忙把她護在懷裡，卻一個沒留神，讓胯下騎的戰馬中了箭。戰馬長嘶一聲人立而起，帶著馬上一大一小兩人就這樣往遠處撒開四蹄狂奔過去。

護衛拚命拉扯韁繩也無濟於事，正要冒險抱著重嵐跳馬，戰馬卻忽然長躍起來，直直地跳下了山崖。

重嵐覺得今天大概是要把這輩子沒經歷過的離奇事都經歷一遍，她在半空中時被掀了下來，順著山壁一路磕磕碰碰的往下滾，幸好這處山崖不是特別高，不然她今兒個大概要命絕於此了。

不知道滾了多久，她打著滾跌到一處泥潭裡，也幸虧有這處緩衝，她才沒直接摔到硬邦邦的地面上。

這時候有一隊上百人、穿著齊朝軍服的軍士策馬從山道繞了進來，這些人飛馳如風，眼看著重嵐從半空中滾落——一個小孩穿著大紅壽衣，又是從天而降的，縱使他們訓練有素，瞧見這幕也驚得張大了嘴，連忙縱馬過去，把她圍起來。

重嵐是仰面躺在泥潭裡的，這一下把她摔得七葷八素，回過神來才發現被人圍觀了。她瞧見這些人穿著大齊制式的軍服，連忙尖聲喊道：「救命，救救我娘！」許是她的魔音驚動了人，佇列整齊且恭敬地分開，馬上的軍士敬畏地低頭躬身，有道頎長挺拔的身影穿過兩旁的軍士，縱馬走了過來。

他語氣從容地問道：「妳娘是誰？」聲音如同流珠濺玉，煞是好聽。

重嵐聽了這聲音，覺得身子都輕了幾分，也不覺得有多疼了，正要張口回答，就聽佇列裡傳來一道驚呼，「將軍，這是何副將的閨女蘭蘭，我認得的！」

為首那人背著光，倒也瞧不大清長相，只能瞧見一雙極勾人的眼，眼梢上挑，牽連出一片風流，真不知要何等的相貌風采才算辱沒了這雙眼。

他頓了一下，粉底的皂靴一蹬馬鞍，彎腰探手想把重嵐撈起來。

見著瑩白修長的一隻手伸到眼前，重嵐下意識地伸手去拉。

沒想到為首那人看見她還淌著泥水的手，居然不動聲色地把手收了回去，對著身後人吩咐道：「把她抱到馬上。」

重嵐心裡哀歎一聲，暗罵一句，眼前一黑，直挺挺地就暈了過去。

重嵐是被生生疼醒的，剛剛把眼睛睜開一條縫，就聽見外面有人語聲傳來，先有個聲音恭敬道：「將軍，咱們先在何宅安頓下來，何家還活著的人怎麼安排？」被稱為將軍的人立在窗邊，伏案寫字，一邊淡聲道：「除了何家女兒，其餘人都

打發了吧。」

回報之人往重嵐現在所在的床幔瞧了一眼，應了聲是，又問道：「將軍，那些俘虜該如何處置？」

將軍晏和還是不疾不徐的牽了牽唇角，「留著無用，都殺了吧。」他聲調一派從容，一點都不像是在說血淋淋的事，倒像是在與人吟詩作對。

回報之人應了聲是，轉身領命下去了。

重嵐勉強把床幔掀開一點，就見那被叫做將軍的人立在窗邊寫字，交領的素藍直裰十分寫意，腰間繫著素白半月水波腰封，越發顯得身形頎長。

從她這裡望過去，只能瞧見玉白的側臉，冬日裡疏淡的日光，模糊地勾勒出他極漂亮的五官，猶如美人執筆，當真是極好的風景。

重嵐頓了一下，才想起來她暈過去之前的事，自己突然變成一個正在逃難的小女孩，這算是借屍還魂？她還是覺得這事太過匪夷所思，在床上怔怔想了半晌，這才覺得頭痛欲裂，下意識地抬手去摸，可摸到地方後卻忍不住尖叫了一聲，差點從床上栽下來。

她發現她的頭上包了一圈厚厚的紗布，這就算了，問題是，她頭上除了紗布以外，其他地方全、禿、了！

晏和早就知道她醒了，不過懶得理她而已。

重嵐慌慌張張地掀開床幔，「我的頭髮呢？」

晏和仍舊不疾不徐地寫字，等了半晌才緩聲道：「剪了。」他目光流連在宣紙上，「妳那日從山崖上掉下來時摔傷了頭，頭髮太過礙事，不好包紮。」

頭髮算是女人相貌的重中之重，重嵐想到自己就此毀容，恨不得掉下山崖時沒有遇見他，嘴唇抖了抖，話到嘴邊還是吞了回去，半晌才顫聲道：「那……那我娘呢？」

晏和道：「死了。」

這話說的一點緩衝鋪墊都沒有，重嵐一時沒反應過來。她對趙氏的印象很好，對她的死有些無措和哀痛，想到兩人如今是親母女，不知是不是該哭一場？許是何蘭蘭的意識還殘存在這具身體裡，這個念頭剛到腦子裡，眼淚就立時湧了出來，哭哭啼啼的，怎麼也止不住。

重嵐自己都覺得這痛徹心扉的感覺來得莫名其妙，可偏偏眼淚像是開了閘的洪水一般，怎麼收都收不住，只能伏在床上大聲啜泣。

晏和不是沒見過小孩子哭，但頭回見有人哭的這麼持久綿長。便是如此，他還是施施然落下最後一筆，這才慢悠悠地道：「節哀。」

重嵐不聽他的聲音還好，聽到他的聲音就想到自己的頭髮，心裡頓時更加哀痛，才守住的淚珠子又一顆一顆地冒了出來，忍不住在床上抽泣。

晏和沒想到她會哭得越發驚天動地，立在窗邊默了一下，半晌才又冒出一句，「逝者已逝，節哀順變。」

好歹多了六個字，重嵐捂著眼睛，勉強把這具幼小身體裡的情緒壓了下去，她伸腿下了床，輕聲問道：「這是哪裡啊？」

晏和白而潔的手指曲起，拿捏著墨條給自己研墨，「山西，陽曲縣。」
重嵐聽完頭都大了，她本來好端端的在金陵，如今借屍還魂也就罷了，竟然跑到山西來了，兩地之間隔著何止千山萬水，她自個兒的身體到底怎麼了？難道是死了？

糟心的事一件接著一件，重嵐抬手想扶額，摸到自己沒了頭髮的腦袋更加心煩，她張了張嘴，「那……那你是誰？」

晏和另取了宣紙來，到現在都沒正眼瞧她，「晏和。」

重嵐聽見晏和的名字，禁不住張了張嘴，又慌忙閉上，把到嘴邊的驚叫嚥了回去。要說這晏和也是當今齊朝的一位驚才絕艷的人物，出身落魄國公府，未及弱冠便中了探花，本來可以直接入朝為官，他卻棄文從武，到了西北鎮守邊關，讓韃子聞風喪膽，不過幾年便得了個戰神的名號。

要說她和他的糾葛還在兩年前，他那時候和西北大將宋午爭權，重嵐那時候攬下了西北軍糧的生意，宋午在西北盤踞多年，勢力不是年紀輕輕的晏和可比的，她當時自然把寶押到宋午身上，結果跟著宋午一道完蛋。她壁虎斷尾，果斷撤回南邊，幸運地避開晏和當時那場大清洗，兩人雖沒有見過面，梁子卻結的不小。重嵐覺得自己一輩子的倒楣事都趕在這幾天了，晏和見她沒繼續發問，漫不經心地側眼瞧了過去，見她微張著嘴站在原地，輕輕揚了揚眉梢，「妳認識我？」
重嵐想到自己現在是何蘭蘭，心裡稍稍放下，有氣無力地道：「將軍威震西北，誰人能不知曉，我常聽我爹娘提起。」

晏和聽她說話老氣橫秋，又瞧了她一眼，出聲讓她過來，「妳可認得字？」

他正眼打量她，發現這小女孩長得白白嫩嫩，眉眼還沒張開，不過瞧著倒是頗為秀美，說話奶聲奶氣的，只是眼睛比尋常孩子要沉靜得多。

重嵐心裡滿是不能讓他察覺有異的念頭，顛顛地跑過去，「娘在家裡教我認過幾個。」她說完抬眼去瞧晏和。

兩人梁子結久了，但她真正見到真人還是頭一遭。有人單個五官生得好，其他部分未見得多漂亮，晏和的眼睛好看她是瞧見的，沒想到其他部分竟也配得上這雙眼，眉眼蘊著風流韻致，嗔怒皆有情，不像是久經沙場的將軍，倒像是哪家冰肌玉骨的貴介公子。

沒想到傳聞中兇神惡煞，能止小兒夜啼的晏戰神竟然是這副模樣，重嵐禁不住在心裡嘖嘖幾聲。

晏和見她怔怔地瞧著自己，慢悠悠瞥了她一眼，「若是我沒記錯，何副將和何夫人都不識字吧，到底是如何教導妳的？」

重嵐噎了下，反應迅速地道：「娘請人來教導我的。」她小心覷著他的神色，「爹和娘都死了……我怎麼辦？」

晏和唔了一聲，聲音仍是很淡然，「妳娘臨終前把何家的遺產託付給我，懇求我暫時先庇護著妳，等到時候尋一戶妥貼人家把妳過繼過去。」

讓別人家養孩子……重嵐想想就覺得不靠譜，這時候又不好直接反駁，便仰著頭，奶聲奶氣地道：「我娘說自己的娃娃自己養著才好，誰願意平白替別人家養娃娃

呢？萬一遇到壞心的對我不好怎麼辦？我不要別人，我就要娘。」

一說完，她身上的汗毛都立起來了。天見可憐，她這麼點大的時候，說話都沒有這麼嬌嗲。

小女孩的說話聲嬌怯怯的，晏和卻沒有絲毫憐憫幼小的意思，把筆擱在青玉筆洗裡，又敲了敲案桌，自有人捧來乾淨的巾櫛和溫水。

他慢條斯理地淨手，「妳娘如今埋在靈山，雖說把妳送給親戚收養是妳娘的意思，但妳既然想跟她去，我也可以送妳過去陪她。」

聽見這話，重嵐只覺得毛骨悚然，瞪大眼睛直瞧著他，然後暗自提醒自己，沒事不要招惹這個活閻王了。她一肚子話都被堵了回去，半晌後才憋出一句，「都聽您的。」

晏和寫完字便在一邊品茶，等喝完一盞，重嵐十分有眼色地給他續杯，直到外面有人輕聲道：「將軍，晚膳已經準備好了，您要用飯了嗎？」

晏和瞧了眼呆呆坐在原處的重嵐，問道：「妳餓不餓？」

被他這麼一說，重嵐覺得自己好像餓了很久了，但嘴上還是客氣地道：「我不當緊的，大人餓嗎？」

她小臉白白嫩嫩的，像只元宵，偏偏說話時又是一副小大人的口吻，客套話說得挺溜的。晏和玩味地看了她一眼，對著外面應了聲，立刻有人進來布菜擺飯，擺好了之後又退了出去。

人變小之後就是不好，她現在還沒桌子高，只能屈辱地爬椅子，沒想到那帽椅也甚高，她半道上一腳踩空，差點掉下來，幸好這時候一隻手探過來托住她的臀部，他見她還是上不來，便兩手抄在她腋下，把她放在帽椅上。

重嵐長這麼大，頭一回被人摸那地方，就算不是自個兒的身子也一樣驚扭，禁不住紅了臉，只能藉著粥碗遮擋。

她不說話便覺得難受，忍不住又開始提問，「大人為什麼在我的屋子裡用膳，沒有旁的地方住了嗎？」

晏和用溫水浸了浸筷子，跟她說了那麼多有的沒的竟也沒有不耐，仍是悠悠地道：

「妳家有沒有別的地方住，妳怎麼反倒來問我？」說完，他瞧了眼面皮緊繃的重嵐，「前天把城奪下來，一時沒找著住的地方，便乾脆在何府安頓幾天。」

重嵐聽他說完才明白過來，何家的宅子都被燒得不成樣子了，就這座主宅還能住人，她只剩半條命，又是大冬天的，總不可能在漏風的房子裡睡，且晏和的身分當然也不可能住下人的房子，於是兩人就都住進了主宅。

她正要繼續發問，就聽見門外一聲通報，「大人，何府妾室白氏想要見一見何家小姐，您看……」

重嵐怔了半晌才反應過來這位妾室白氏是誰，正要擺手，那邊晏和卻已經吩咐道——

「讓她進來。」說完，就轉出外間看公文了。

白姨娘和前幾日在官道上那副神憎鬼厭的樣子大相逕庭，一見到她便直奔過來，在她身前定定地瞧了一會兒，一臉哀戚地流下淚，半彎下腰想把她摟在懷裡，聲

調拉長，拖拽出一片哭腔，「大小姐……都是我沒用，讓妳受苦了。」

重嵐一言不發地避開，默不作聲地打量著她，她當初在官道上的表現誰都瞧著了，如今這又唱的是哪一齣？

第二章 靈堂前面爭家產

白姨娘被重嵐打量得有些發毛，輕聲道：「大小姐這般看著我做什麼？難道是不認識我了嗎？」

重嵐問道：「妳有什麼事？」

白姨娘聽著又紅了眼眶，抬手把她從頭撫到腳，瞧著倒像是她親生的閨女一般。

「老爺如今已經去了，夫人臨死前只擔心大小姐，便特意叮囑我，在她身後要好好照顧妳，這幾日一直沒見著大小姐，我心裡擔心得緊，特地來瞧瞧大小姐身子如何了。」

聞言，重嵐眨了眨眼，對她的來意似有所悟，「可是娘拜託將軍了，要找一戶妥貼人家來收養我……」

白姨娘一聽，面皮一緊，連忙道：「別人家哪有咱們自己家住得好呢？咱們把何府重新修一修，仍舊快快活活地住在自己家裡，不好嗎？」

重嵐哦了一聲，心裡差不多了，如今何家就剩下何蘭蘭一個，她一個小女孩不可能自己拿著何家遺產，自然是誰收養她便能得了那些錢，白姨娘要是養了她，即便她是妾室，但在何府兩個主子已死，正頭主子還年幼的情況下，只要何府名義上還在的一天，她這個妾室也能橫著走。

白姨娘見重嵐不吃軟，便沉了沉臉，把話說重了些，「我曉得大小姐瞧不上我，但咱們到底是一個府裡的，害了妳對我有什麼好處？晏將軍要是選了別何家親眷，都不是一家人，他們如何會真心對大小姐好？」說完，她又柔聲道：「大小姐去跟晏將軍說，說妳還想留在何府，到時候我來照管妳，妳也不用跟別人過，白受閒氣。」

重嵐瞧了她一眼，不得不說，這人說話還是有些道理的，但何家其他親戚未必可信，她這個姨娘就更不可信了。她偏了偏頭，問道：「那日在官道上死了好些人，連我娘都去了，為什麼獨獨妳沒事？」

白姨娘聞言，面色微變。那日韃子官兵裡有個官兵見她頗有些姿色，這才沒殺了她，她也一味地媚好逢迎，後來才能得救。她勉強笑道：「大小姐問這個做什麼？我當時藏在一處山縫裡，韃子沒有發現。」

重嵐哦了一聲，「妳藏在了山縫裡，難道我娘是特意跑到山縫裡去找妳，囑託妳，讓妳照管我的事？」

白姨娘暗地裡咬了咬銀牙，本以為小孩子好騙，隨意嚇唬幾句就能成事，沒想到她三兩下就拿住了自己話柄。

她深吸一口氣道：「我一心為大小姐籌謀，沒想到大小姐竟這般懷疑我，萬一妳落到哪個狠毒的親戚手裡，只拿妳的錢，不管妳的死活，老爺、夫人在地下也難安啊！」

何蘭蘭和她一直不對盤，常在老爺面前數落她，她前些日子想給何蘭蘭一個教訓，

便趁沒人的時候把她推落到水塘裡，沒想到這小喪門星竟然一命嗚呼，更沒想到她死了之後還能活過來，而且比原本更招人厭。

重嵐看著白姨娘的臉色，把粥碗推到一邊，也懶得再跟她糾纏，直言道：「妳以往是個什麼樣子也不必我多言，況且只聽說過讓正室撫養庶出子女，還沒聽說過讓姨娘撫養嫡出孩子的，妳一個妾室，再怎麼說也不過是半奴，最多算是伺候主子，怎麼能用照管二字呢？」

何家是幾年前才發跡的武將人家，不像文人家，規矩嚴謹，白姨娘在何府素來受寵，就連正頭夫人都得給她幾分顏面，哪裡被這般當面罵成奴才，一時之間氣得臉色發青，「大小姐何必說得如此難聽，我是瞧在老爺的分上，真心想幫妳的。萬一妳落到那心腸狠毒之人手裡，不光拿了老爺夫人的銀錢，還不管妳的死活，那時候才叫淒慘呢。」

不過是一個沒了爹娘的小丫頭片子罷了，還不趕緊伏低做小，真以為自己是原來千嬌萬寵的何府小姐嗎？

這話透著威脅，重嵐怕她真急了給自己一下，正好晏和打起簾子走了進來，她跳下椅子，蹬蹬蹬的躲到他身後，低著頭，用腳蹭了蹭地面，語調委屈，「姨娘，我這裡真的沒有錢，我娘把錢都給將軍了，妳若是想要，就問問他吧。」

白姨娘聽了大急，「大小姐說的這是什麼話，我幾時問妳要過錢了？」雖然她的目的是要錢沒錯，但她也沒傻到直接說出來啊！

重嵐幽幽地看了她一眼，垂頭道：「姨娘說沒有便沒有吧。」

以往何蘭蘭跟趙氏一樣，是個潑辣脾氣，怎麼從棺材裡爬起來後手段變得這般精細了？白姨娘心中如此想著，但她在人前從來不落把柄，張了嘴，就想要反駁。晏和用手指輕敲了敲案桌，仍是喜怒不形於色的模樣，立時就有人進來把白姨娘攬了出去敲板子，他做完這事之後也不言語，只是低下頭，似笑非笑地瞧著她。重嵐頭皮一麻，立時領悟到自己哪裡錯了，「我對不起將軍，我不該拿您老人家當擋箭牌。」她討好地拱了拱手，抬起眼，笑嘻嘻地瞧著他，「多謝將軍幫忙。」晏和瞥了她一眼，「與妳無關，我只是不喜歡有人在我耳邊聒噪而已。」話落，他又沉吟道：「她是奴，妳是主，妳若是覺得用不順手，直接打發了就是，不必用出這等手段來。」

重嵐忙不迭地應聲，「將軍教訓的是，小女子受教了。」

到底不是自家孩子，又認識不到一天，晏和也沒有多作苛責，示意她到外間的書案邊，用手點著自己才寫好的一幅字，「這些字妳可認得？」

他等了半晌卻沒聽見回音，一低頭就瞧見重嵐立在桌子邊，吭哧吭哧地想要踮腳往上看，他頓了一下，踢了個杌子過去，「妳今年幾歲？怎麼這般矮？」

重嵐幽幽地看了他一眼，是何蘭蘭矮好嗎！她幾歲她當然知道，不過何蘭蘭幾歲她還真不曉得，瞧著應當不過五六歲，但為了保險起見，她還是細聲細氣地道：「娘說了，女孩子的年紀不可以隨便告訴別人。」

她還擊回去，這才站上凳子，低頭就瞧見晏和紙上寫著——善戰者，無赫赫之功；善醫者，無煌煌之名。

這幾個字她倒是都認得，只是對五六歲的娃娃就有些難了，她猶豫著點了點上面的字，「這個是無。」接著胖手一轉，又點了旁邊，「這個是之。」

晏和點了點頭，等著她繼續，卻見她抬眼瞧著自己，期期艾艾地道：「其他的……不認識……」反正她是豁出臉給自己抹黑了。

晏和面上仍是淡淡的，不置可否地哦了一聲，「天色不早了，妳早些安置吧。」重嵐憋著臉應了聲是。

自打她上了何蘭蘭的身，倒楣事就沒斷過，連她長什麼模樣也不知道，直到晚上洗漱的時候才就著水盆子瞧了瞧，這一瞧竟忍不住微張了嘴，何蘭蘭的模樣跟她小時候居然有七八成相像，瞧著約五六歲的光景，難道這就是她上了何蘭蘭的身的原因？

她躺在床上慢慢琢磨，但晏和就睡在隔壁，她又不敢弄出太大的動靜來，一邊想自己的身子怎麼樣了，一邊想南邊的生意如何，直到深夜才睡了過去。

重嵐晚上只喝了些薄粥，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是被憋醒的，一骨碌爬起來起夜，還以為這是自己金陵的宅子，慌慌張張地就往外跑，一不留神就被絆了一跤，哎喲了一聲。

何家主屋兩間房是挨著的，就只隔著張棉簾，晏和的聲音中還帶了些慵懶，「又怎麼了？」

重嵐本來想忍著不出聲，但小孩的自制力實在不比大人，她斷斷續續地道：

「便……便桶在哪？」

如今何府由他帶領部下暫居，何府上下都被殺了個精光，連個服侍的丫鬟都瞧不著，軍營裡又不方便女人進出，就連服侍他的都是大老爺們。

隔間一聲不易察覺的歎氣傳來，晏和著一身天青色的廣袖中衣走了出來，黑髮如緞子似的披拂在腦後，垂落到腰間，探手把她抱起來，往如廁的地方走。

重嵐緊緊揪著他前襟，閉著眼睛不敢看他，覺得這輩子的臉都丟盡了。

等到了地方，他把她放在原處，如玉的面皮也有些發僵，不過還是道：「好了叫我。」

重嵐一溜煙跑了進去，又怕他聽見聲音，在裡面揚聲道：「你……你離遠些。」

晏和按了按額角，還是依言走遠了些。

重嵐好半天才紅著臉走出來，老老實實地跟著他回屋，輾轉反側了半晌，總算天亮了。

早上剛起來，外面就有人來報，又是要見她的，說是要商量何副將兩口子的身後事。

重嵐想了想，依言走了出去，就見有位何家族老站在正堂，對著她笑道：「蘭蘭來了。」待瞧見她的樣貌後，驀地一怔，「妳、妳的頭髮呢？」

重嵐無語了，心道，不提這事了，成嗎？

她不知道他是誰，也不敢胡亂開口，只能低頭裝啞巴，那老者想到她父母皆逝，倒也不以為意，只是歎了聲，瞧了一眼她的腦袋，這才繼續說話，「前些日子妳

一直昏迷著，妳父母的身後事也就拖著沒辦，如今妳既然醒了，那扶靈守孝之事，自然該由妳這個親閨女來做。」

重嵐本來發愁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怎麼辦葬禮，幸好何副將人緣不錯，軍中好些將領都帶著家眷趕來幫忙，這些夫人、太太見她一副白胖討喜的模樣，又想到她小小年紀就喪了考妣，都抱著她絮叨安慰，或順手在她白嫩的臉上輕捏幾把，一天下來，她的臉都給捏紅了。

頭天一道來幫忙的還有趙氏的姊姊、何蘭蘭的姨母，趙姨母面貌稍顯平庸，比不得趙氏貌美，但對何蘭蘭卻十分疼愛，來的時候抱著她哭了一場，瞧見她的腦袋又哭了一場，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哪個殺千刀的這般作踐妳！」

重嵐頓了一下，誠實地道：「……晏將軍。」

聞言，趙姨母噎了下，又一臉痛惜地摸著她的頭，二話不說挑起了大梁，帶著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姨父葉大成把靈堂布置得井井有條，還不忘過來安慰她，「妳爹娘只是換了個地方守著妳，妳瞧不見他們罷了，妳要好好的啊。」

重嵐披麻戴孝，低了頭小聲道：「我省得的，謝謝姨母。」

趙姨母摸了摸她的腦袋，想到何家那群糟心的，歎了聲道：「等妳爹娘下葬，妳就跟去姨母家住吧，姨母跟妳娘姊妹一場，自然不會虧了妳的。」

重嵐哪家都不想去，現在最想去的就是南邊，但這時候也不好說什麼，只能輕聲道：「我想在家陪著爹娘。」

趙姨母一聽又紅了眼眶，不理會一邊滿臉不悅的丈夫，低低地說了聲，「好孩子。」開始她還覺著有些奇怪，何氏夫婦的葬禮，幫著操辦的要麼是軍中袍澤，要麼是趙氏的親人，何家除了派個老頭來通知她，竟連一份力都沒出，都是同族的人，想想就讓人覺得奇怪。

如此忙亂了兩日，靈堂才算是布置好，又給何家親朋發了訃告，等著親朋過門祭拜。

頭天來的便是晏和，重嵐這兩天都被人帶在前廳迎客，已經好久沒見到他了。他今日一身黑衣瞧著個儼俐落，皂靴蹬在青磚地上，周圍沒人敢抬頭多瞧一眼，一振袖，袖籠裡便飄出一縷淡香來，竟蓋過了滿室焚香的煙火氣，像是流連塵世的謫仙。

重嵐聞的甚是舒心，忍不住往他跟前湊了湊，用極細微的動作深吸了口氣。

但這極不明顯的動作還是被晏和察覺到了，他倒也沒說什麼，只是抬手上了香，等重嵐鞠躬還過禮，才不疾不徐地道：「妳父親是為國戰死，朝廷自有封賞，妳雖父母雙亡，但總歸有了依仗。」他沉吟道：「等喪禮一完，我會為妳在何家族親裡擇一戶人家，將妳寄養過去，也不算辜負妳父母的寄望了。」

重嵐還沒想好之後到底怎麼著，聞言怔了怔，就見他的手伸過來，像長輩一般想要摸頭，沒想到他手伸到一半，似乎有些嫌棄地看了一眼她的腦袋，半途轉了個彎，捏了捏她的臉。

「我也只能幫妳到這了，剩下的路還得妳自己走。」捏完之後晏和覺得手感甚好，

又換了一邊捏了兩下。

重嵐變成何蘭蘭之後，相處時間最長的人就是晏和，聽他這麼說難免悵然，但也知道沒有何家族親還在，由他收養何家孩子的道理，更何況他自己尚未成親，帶著一個孩子在身邊也不像話。

重嵐悵然道：「將軍教誨的是。」

正惆悵的時候，臉上冷不防被多捏了幾下，抬眼去瞧，就見他已經從容地收回手，施施然地遠去了。

重嵐繼續迎客，一邊默不作聲地聽何家人說話，這才漸漸把何家的事理了個大概。何家也不是顯赫人家，大都是鄉野村民或小商小吏，族人良莠不齊，只有何副將走了大運，靠著打仗發跡起來，又在趙氏的規勸下遠離了那些遊手好閒之人，難怪和其他族人關係不大好。

不過如今今非昔比了，何家剩下偌大的家產，又只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，何家族人都用看肥肉的眼神看著重嵐，直看得她背脊發涼。

然而她沒想到的是，有人在靈堂上就來打秋風了，一會兒東邊的嬸子拿了張借據出來，說何副將欠了他們家銀子；一會兒又有西邊的叔伯拿出印信，說多少年前分地時給何副將家多分了幾塊。

重嵐本來就傷著的腦袋更是隱隱作痛，對著環繞在她身邊，變著法子要錢的何家族人福身行了一禮，聲音清脆響亮，「幾位叔伯嬸子，如今我爹娘已經去了，你們說的事我從沒有聽說過，如今家裡的銀錢都被爹娘託付給晏將軍保管著，你們若是要討錢，便跟我去晏將軍跟前分辨一下真偽，若是確有此事，我定然一分不少的賠給你們，如何？」

來討錢的何家族人面上都是一滯，晏和的響亮名頭誰不知道？他們手裡的借據、地契有多少真的自己知道，就怕這何家的銀子有命賺沒命花啊！

重嵐要的就是這個效果，她正要開口再接再厲，就聽見外面有人報，何家大伯到了！

她攏在麻衣底下的手緊了緊，何家大伯是何副將的大哥，也是如今的何家族長，她正思量間，就瞧見一對三旬上下的夫婦並肩進了靈堂。

當中穿著寶藍色灰鼠皮襖的男人瞧見重嵐身邊圍著一圈人，搶先一步斥道：「你們不是過來祭拜老三的嗎，都圍在蘭蘭身邊做什麼？」

討錢的人當中有一個站出來賠笑道：「族長，咱們和老三兩口子生前還有些帳目沒算清，剛好趁著蘭蘭在，便把這些事跟她提一提。」

何大伯父不悅地道：「她一個小孩子能懂什麼？你若是有事，自當找我這個族長來裁決，找一個小娃娃要錢算怎麼回事？」說完，他對著重嵐慈藹地招了招手，把禮錢擱到一邊，揚了揚手裡的幾個油紙包，「蘭蘭早上可吃過東西？大伯父給妳帶了些糕點。」

族長都發話了，那些來打秋風的就是再不情願也只能退了，但難免在心裡暗罵幾句。

重嵐正要見禮，沒想到就被趙姨母不動聲色地護在她身前，她似乎很不喜歡何大

伯，面上淡淡的，「蘭蘭她大伯父，你有心了，蘭蘭早上已經用過早飯了。」何大伯父不以為意，瞧了眼自家夫人，後者立刻走了上去，也不理會趙姨母的冷眼，探手就把重嵐摟在懷裡，摸著她的臉頰，一口一個心肝肉，「我苦命的兒，妳雖不是我生的，但我瞧妳跟親生的一般，本來想著妳父母都是能幹人，妳日後定是個有福氣的，沒想到他們兩口子這麼早就去了，好在妳回來了，我和妳大伯父雖然難過，心裡卻是慶幸的。」

她洋洋灑灑說了一通，重嵐倒不是很信，她出事的時候只有趙姨母來探望過，只是被拒了幾回，而其他人都跟聾啞了一般，這兩口子要心疼怎麼不早過來心疼，為何等晏和放出話來，要擇人收養她才過來心疼？

她扶了扶被何大伯娘弄得有些歪的孝帽，垂眸道：「可惜我剛醒來那幾日沒瞧著大伯娘，指不定還能好得更快些，也不至於把爹娘的喪事都耽擱了這麼久。」

何大伯娘面上絲毫不見尷尬，歎氣道：「也是不巧，那幾日家裡大哥兒發燒，幾度暈過去，我這才脫不開身過來瞧妳。」

趙姨母和趙氏的脾性有些相像，都是直爽潑辣的脾氣，逮住話柄就譏諷道：「蘭蘭她大伯娘啊，妳方才還說把蘭蘭看的與妳親生的一般，怎麼為了妳親生的，連半個時辰的探望功夫都抽不出來？」

這話諷刺得何大伯娘的面皮有些發僵，還是何大伯父幫著圓了回來。

「前些日子不光家裡的大哥兒生病，我們也幫著料理老三的身後事，又聽說蘭蘭身子大好，這才沒來得及探望，倒是我們疏忽了。」他瞧見趙姨母又想反駁，捋著鬍子，對著重嵐溫聲道：「我們今日特地趕過來，除了祭拜老三，更是為了蘭蘭的事。」

重嵐差不多猜到他的來意，不光是何大伯父，方才好些何家人言談間明裡暗裡都透著要收養她的意思。也不怪這些人吃相難看，晏和馬上就要返回前線，身邊自然不能帶著這麼個小娃娃，誰若是收養了何蘭蘭，何副將的家產立時就能到手，她現在儼然就是個香餽餽，不被人惦記才奇怪。

何大伯娘見她訥訥地，不言語，便拉了她的手摺在手裡摩挲，「妳娘生前同我要好，妳大伯父和妳爹又是親兄弟，如今妳才五歲，又沒了爹娘，我和妳大伯父對妳惦念得很，等妳爹娘入土之後，咱們便開了宗祠，讓妳大伯父認妳為閨女，從此咱們便是一家人了，妳覺得如何？」

按說何蘭蘭父母雙亡，何大伯父既是何副將的兄長又是何家族長，這麼處置也沒啥不妥當，但重嵐對這家子人的品行不敢打包票，只是輕聲道：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啊。」

何大伯娘皺了皺眉，將神色放緩了幾分，正要再勸說，趙姨母已是按捺不住，「她大伯娘現在倒是想起兄弟情義了，當初你們硬要給我妹婿過繼兒子的時候怎麼沒想想這個啊！」

見何大伯娘面上僵了僵，何大伯父笑呵呵地接了話，「咱們要過繼，也是看老三膝下無子，蘭蘭沒有娘家兄弟，說起來還是為了老三好。」說完，捋鬚歎了一聲，「如今老三和老三媳婦都不在了，自然該由我這個當大哥的替他照管女兒。」

他說完環顧了一周，靈堂上的何家人見族長發了話，心裡再不情願也只能跟著附和，你一言我一語地勸說道：「是啊蘭蘭，妳就跟你大伯父吧，以後家裡還能有個依仗，妳爹娘在地下也能安心。」

趙姨母一聽，面上帶了些恚怒，不顧丈夫阻攔，出言譏諷道：「何老大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當初鬧著要分家時，還口口聲聲要跟他們家斷絕往來，料理我妹妹、妹婿喪事的時候也不見你的影，如今他們兩口子才死不久，你就帶著人來威逼蘭蘭認妳做爹了，別是有什麼旁的心思吧？」

陳年舊事被這般抖落出來，何大伯父兩口子面上有些掛不住，沉聲喝道：「便是舌頭牙齒還有個磕碰的時候，尋常兄弟吵幾句嘴有什麼稀奇的？再怎麼說，這也是何家家事，妳一個外姓的，插的是哪門子的嘴！」

趙姨母絲毫不懼，一把甩開想要拉她的丈夫，「我不過是奇怪罷了，你們和蘭蘭爹娘有三四年沒來往了，只怕連蘭蘭長什麼樣都認不得，怎麼如今這般上趕著來認親？何老大，你是何家族長，倒是跟我說說啊。」

何大伯父氣得額頭青筋直跳，語意裡已有了幾分森然，「我不與妳這潑婦說話，這是我們何家的事，妳最好別亂攪和，不然咱們就鬧到公堂上，看看到底誰有道理！」

說罷，他忽而轉向重嵐，語調也不復方才的慈和，隱隱帶了脅迫，「蘭蘭，這事妳最好想清楚些，我是何家族長，又是妳大伯父，自然比旁人靠得住。」

一時間，靈堂上滿是刀光劍影，重嵐瞧得暗暗咋舌，沒想到何家人和趙姨母這般剽悍，一言不合就開吵了，若不是地方不對，兩家人沒準兒都能打起來。

重嵐對何家人實在沒什麼好感，在心裡平了平氣，歪著腦袋，脆生生地道：「大伯父這是要認我當閨女嗎？可是方才五嬸子也說要養我來著，還說他們家有地有田，家裡還有下人伺候，我過去了就是小姐主子。」

何大伯父沒想到有人捷足先登，立時轉移了注意力，冷冷地瞧著堂上一個面色尷尬的婦人，「妳好大的口氣，你們家統共就五畝旱地，自己人都快養不起了，還養得了下人？也不怕閃了舌頭！」

重嵐掰著手指頭，「還有二表叔、二伯父、四從叔都想養我……」她假裝好奇地道：「可我怎麼能給這麼多人當閨女？」她這幾天裝小女孩已經裝得十分自然了。何大伯父強壓著心頭火，冷眼瞧著堂上眾人，對著她和顏道：「大伯父的家境妳也是知道的，自然不會虧了妳，咱們家還有妳幾個從兄弟，有兩個與妳同年，妳到了家裡也有個玩伴，比一般人家強多了。」

重嵐偏了偏頭，「大伯父說的是，我也覺得大伯父家挺好。」她瞧見何大伯父陡然放鬆的神色，慢吞吞地拖長了腔調，「可這事我做不了主啊，得晏將軍發話才成。」

聽見這話，何大伯父面皮子先是一鬆接著一緊，不知道為何，他總覺得何蘭蘭這個小丫頭片子在耍自己，但看了看她稚嫩的小臉，又搖了搖頭，覺得自己多心了。堂上的人見兩邊人鬧開，都嚇得不敢開口，祭拜之後匆忙走了，如今堂上只剩下趙姨母和何大伯父兩口子。

趙姨母十分瞧不上何家人，連忙接了話頭，道：「蘭蘭她大伯父啊，任你再怎麼說得天花亂墜也沒用，我妹妹、妹婿臨終前把蘭蘭託付給晏將軍了，晏將軍定然會為她尋一戶妥貼人家……」

她說到最後拖長了音，何大伯父瞪了她一眼，冷笑幾聲，「我就不信還能尋出比我們家更妥貼的人家？」

趙姨母針鋒相對，分毫不讓，「怎麼沒有？蘭蘭再不濟也有我這個姨母，雖不敢說讓她過得錦衣玉食，但至少也衣食無憂。」她在夫家說一不二，因此說話十分有底氣。

何大伯父就是為著遺產來的，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，氣得指尖發顫，「好好好，咱們走著瞧！」他說完便要拂袖而去。

重嵐見時候差不多，便遞了個眼色過去，廚下忙活的周婆子端上一碗熱騰騰的鮮紅湯水過來，一邊輕聲道：「小姐請用。」

趙姨母本來吵得正歡，見重嵐端起來就要喝，訝異道：「這什麼東西啊？紅通通的。」

周婆子半是畏懼半是賠笑道：「小姐近來也不知道怎麼了，不愛吃熟食，倒用了不少生食和生血……」

重嵐十分配合，幽幽地歎了一聲，「也不知最近是怎麼了，自打那日我娘把我從棺材裡撈出來，我就有了這麼個毛病，瞧見那些烹調好的東西卻沒胃口，只愛吃些生的，尤其是帶了血腥氣的，一日吃不到我就全身難受。姨母、大伯父，你們說我這是怎麼了？」

這時候已經入夜，簷外上了燈，微弱搖曳的燭火透進來，照得她小臉蒼白發青。趙姨母有些心慌，但還算鎮定，寬慰道：「這沒準兒是什麼症候……回頭姨母給妳尋個好大夫瞧瞧。」

何大伯父和何大伯娘的面色也不大自在，兩人本就懷了鬼胎，但嘴上也跟著說了幾句。

重嵐抬眼瞧著外面的棺材，歎息道：「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毛病，不光愛吃這些亂七八糟的，有時候還能瞧見好些奇奇怪怪的人，上回瞧見有個大姊姊，脖子這樣折著。」她做了個歪脖的姿勢，「腦袋搖搖晃晃的，還一邊自言自語。」這話一出，何大伯父兩口子齊齊變了臉色，連趙姨母面上也難看了起來，但她轉念一想，自己又沒做虧心事，便是有邪物也不會難為自己，便緩了神色，念了句佛，「可憐見的，回頭得帶妳找個得道高僧看看了。」

重嵐只看著何家兩口子，「大伯父不是想養我嗎？我這就稟報了晏將軍，回頭就住你們家去。」

她話音剛落，就有股極陰寒的風吹了過來，吹得何大伯父兩口子齊齊打了個激靈。他們本來半信半疑，但一想到她莫名死而復生，再加上氣氛詭異，難免心慌意亂，「這事不急，咱們過幾天再商量吧。」

重嵐上前兩步，扯住何大伯娘的袖子，忽然笑了笑，露出一口森白的牙來，「大伯娘可要記得來，若是不來，我就要去找妳了。」

她半張臉是慘白，嘴唇卻被染得十分嫣紅，看起來還真像是來索命的厲鬼，女人家本來就心思重膽子小，聞言尖叫了一聲，拚命抽開自己的手，轉身就往靈堂外跑了出去。

何大伯父本來不怎麼相信，卻被自家婆娘這一嗓子喊得身子一哆嗦，也覺得全身不自在起來，隨意說了幾句便告辭了。

趙姨母一口啐了過去，「混帳東西，有本事別跑啊！就知道鬼頭鬼腦地盯著別人家的錢財算什麼？誰不知道他們那點心思！」

重嵐怕把她氣出個好歹來，連忙上前挽住她的胳膊，「我曉得姨母心疼我，自己也顧著些身子啊，快喝杯茶潤潤嗓子。」說完，她就捧著茶壺替趙姨母倒了杯茶水。

何蘭蘭性子跋扈，待人處事難免驕縱，趙姨母瞧她如今如此貼心，又見她跟自己妹妹相似的模樣，心裡大為熨貼，「好孩子，不枉費姨母疼妳一場。」她持身正派，不怕鬼神侵擾，又安慰了她好幾句才告辭。

第三章 送殯出亂子

重嵐一個人回到正屋，剛一口氣喝了一盞雞血，現在才覺得滿嘴腥氣，忍不住乾嘔了幾聲，見桌上有她命人備下的溫熱茶水，還冒著熱氣，她想也沒想端起來就牛飲了幾口。

喝完後重嵐才覺得不對，她捧著的茶盞是薄如紙、潔如玉的白瓷，僅這一套就價值連城，何府如今只有一個人才用得起。

她想到晏和的怪癖，慌忙跳下來要擦洗罪證，卻瞧見門被推開，晏和施施然走了進來。

夜裡細細碎碎飄了些雪花，他進門的時候裹夾進一片風雪，雖轉眼就被地龍蒸化了，但重嵐仍被凍得瑟縮了一下，又瞧見手裡的杯子，一口茶水差點噴出來。

晏和轉身掩上門，漫不經心地瞧了一眼她手裡的茶盞。

重嵐被瞧得額頭冒汗，別人用過的東西他向來不用，一是有些怪癖，二也是存著份小心，西北這地界，想要他命的人可不少，她記得當初韃靼可汗送給他一個龜茲美人，為了勾搭他，上了他的床鋪，他就命人打了個半死丟出去。

他側眼瞧見重嵐滿頭冒汗，蹙了蹙眉道：「屋裡很熱嗎？」

重嵐瞧他不像生氣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吧茶盞舉給他看，「這個……是你的吧？」

晏和應了聲，解開披風落坐，「送妳了，拿去玩吧。」說完，命人重換了套新的過來。

重嵐鬆了口氣，十分有眼色地幫他倒茶，他淺淺飲了口，揚著眉梢道：「裡面加了薑？」

重嵐自己跳上凳子，不安地晃蕩著兩條腿，「我瞧見外面下雪了，恐要受涼，便讓底下人加了紅糖和生薑煮茶，將軍覺得不合胃口嗎？」說著，她也喝了一口，然後辣得直哈氣，「茶餅子煮的茶，味道確實不怎麼樣。」

晏和捧著茶盞，見她圓潤整潔的指甲凍得有些發紫，抬手命人捧了個精巧的暖爐上來，讓人攔在她掌心，這才慢慢地道：「要說茶中之王，當屬進貢的大紅袍。」

重嵐聽了，忍不住樂了，其實皇上喝的茶只能算是次一等，南邊到京城路遠，最極品的茶葉禁不起顛蕩，因此只在當地自產自銷，她的生意涉及茶產業，自然清楚當中的門道，「我覺著還是碧螺春好些，可惜好久沒喝到了。」

晏和又淺淺飲了幾口，只覺得身上都暖和了幾分，本來不怎麼合口味的茶飲不知不覺喝了大半，頗為適意，語調也不由得和緩下來，勾了勾唇角，「妳這小人懂得倒是不少，這也是妳娘請人教的？」

他緩聲說話的時候溫潤清雅，眼波流轉多情，重嵐瞧得嘴唇開闔幾下，才開口道：「我娘是南方人，幾年前為了家裡生意才搬到這邊的。」話落，又小心探問道：「將軍也是南方人？」

他嗯了聲，仍舊喜怒不形於色，「祖上在南邊，許久沒回去了。」他聽見她聲音軟糯，初時只以為是童音嬌柔，現在聽來倒有些像南邊的軟語。他被勾起些心緒來，垂下長長的睫毛，半晌才道：「聽說今日靈堂上有人鬧出事來了，沒傷著妳吧？」

重嵐搖了搖頭，「沒有的事，大家湊嘴說幾句罷了。」

晏和隨意地點了點頭，「今日事忙，倒沒顧得上何家這邊。」

重嵐倒很看得開，「我們何家跟將軍非親非故，將軍順手救下我已經是天大的恩德了，總不能連帶著管我們一大家子的事吧，我……我娘說做人要知足惜福，不能斗米養仇。」

小女孩聲音嬌怯，面上卻是一派肅容，晏和一頓，這是多少大人都想不明白的道理，她一個小孩子倒是想的透澈。他神色和緩，揚著唇道：「妳倒是難得清明。」他慢悠悠地道：「我過幾日就要往更北邊去了，自然不能帶上妳，何家的族親妳都見過了，可想好了要跟誰？」

重嵐怔了一下，讓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回答這個問題也太難了吧，不過能遠離晏和她還是高興的，笑道：「我哪裡懂這個，今兒個來的好些人我都沒見過呢，還是將軍決定吧。」

晏和瞧見她秀美小臉上明顯露出鬆口氣的神色，不由得眯了眯眼，似笑非笑地輕掐著她的臉頰，「既然妳都沒見過，不如跟我去北邊吧，妳父親當初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我自不會虧了妳，如何？」

重嵐心頭突突亂跳，明知道他在唬人，還是面色發綠，「不……不好吧，怎麼能為了我耽擱將軍公事呢？」

晏和從一開始就知道重嵐有點怕他，卻不知到底是為何，明明之前兩人連面都沒見過。他難得起了興味，溫言道：「我在北邊自有府邸下人，養個人而已，也耽擱不了什麼。」

重嵐苦哈哈地道：「不敢勞煩將軍……」

見狀，晏和鬆了手，慢慢用絹子擦了擦，「妳既不願，那便算了。」他還真沒有收養重嵐的念頭，他常年征戰在外，養了孩子也顧不得，丟給下人又不知道會教成什麼樣，還是尋一戶妥貼的人家更好。

重嵐無言地看著他，這才知道他是哄小孩的，這麼瞧來這人似乎有點促狹，也因

著這點促狹，讓他多了些人味，沒有那麼遙不可及。

她搖了搖頭，去照管那盆才養的水仙花，照管好了正要去靈堂守靈，就見晏和瞧了眼外面的風雪，然後開了口，「妳晚上還是住這裡吧，我另派人去守靈。」

重嵐喜上眉梢，但還是強自按捺，「這怎麼好意思……」

晏和哼了一聲，「只是起夜的時候自己能尋著地方吧？」

重嵐道：「……能。」

為了這句話，她熬著如廁完才上床，第二天早上洗漱起來就去侍弄水仙花，一出房門卻見晏和坐在書案前聽人回報，手指輕敲著桌面，面上若有所思。

「……這麼瞧來，何家人大都品行不端，確實不是能托孤的人家。」他說完也有些頭疼，若不是何副將對他忠心耿耿，依著他的涼薄性子，才懶得理會這些家長裡短的瑣事。

重嵐大抵知道他在煩惱什麼，但仍是裝作好奇的樣子，「何家人怎麼了？」

晏和斂了神色，「沒什麼。」他沉吟片刻後問道：「若是何家人不願收養妳，妳可願意跟我去北邊？」雖然這是下下策，但也是無奈之舉。

重嵐有點心虛，避重就輕地問道：「是我不好，大家不喜歡我嗎？」

晏和慢悠悠地道：「我才知道如今何氏上下都傳著消息，說何副將之女何蘭蘭還陽之後性情大變，喜歡吃人肉、喝人血，還說她根本不是何蘭蘭，而是被厲鬼附身了，便沒有一戶人家敢收養妳了。」說罷，他頓了一下，忽然要笑不笑地道：

「我倒是有些好奇，這消息到底是怎麼傳出去的？」

鄉下人家大都信這些神神鬼鬼的，更何況她死而復生之事透著邪門，何家大多數人就是不要那錢，也不敢再沾惹她了。

重嵐一臉茫然，「我也不知道啊。」何家下人近來陸續回來不少，這話其實是她找了幾個多嘴的婆子散出去的，但除了趙姨母和何大伯父兩口子，沒人真正見過，所以就算被抓住了她也有法子推諉。

晏和見她裝傻，眯了眯眼，正要說話，就聽外面有人來報，晏和瞧了她一眼，揚聲讓人進來，就見有個軍士手裡提著白姨娘走了進來，一把將她丟在地上，「將軍，屬下剛往回折返的時候，就聽見這婆娘跟人大談特談何家閨女如何死而復生，還四處跟人說她是詐屍而起，根本就不是活人！」

重嵐正琢磨著要怎麼把這事栽到白姨娘頭上，沒想到她自己就開始作死了，不過想想倒也正常，何蘭蘭要是被人收養，她一個妾室總不可能留在何家，多半是要被賣入哪個窮鄉僻壤，倒不如藉著這個留言奮力一搏。

白姨娘衣衫凌亂，面上也有幾分畏懼，跪在晏和腳邊不停地磕頭，「妾身是一時心急，跟別人說了幾句，還望將軍明鑒啊！」

她心知女人讓男人心軟的最好方法，便半抬了秀面，露出楚楚可憐的一張臉，「縱然是給妾身天大的膽子，妾身也不敢把這事亂傳出去，只是瞧見這事已經傳出，有人閒言碎語，這才幫著分辯了幾句，沒想到就這麼被人誤會了。」說著說著就嚶嚶哭了起來。

晏和又瞧了一眼重嵐，面上波瀾不興，「既然刁奴欺主，那就拖出去杖斃吧，還

有跟她一道閒言碎語的幾個，也都一併處置了。」

白姨娘一聽見這話，面色立時蒼白如紙，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等有人來要把她拖下去時她才連忙哭求，「將軍，將軍我真是一心為了大小姐，並不是故意閒話的，將軍饒了我這一回吧！」說完又急急地膝行了幾步，想要去扯重嵐的衣角，「大小姐，我好歹伺候妳這麼多年了，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難道妳要眼睜睜地看我被人打死？」

重嵐也嚇了一跳，她昨天晚上特地傳出那些神神鬼鬼的話，一是不想讓何家的親戚繼續糾纏，二也是想栽到白姨娘頭上，藉機擺脫她，然後再想法子找個假親戚來冒名收養，先把晏和對付走了再說，沒想到晏和直接就要取她性命，重嵐不知道白姨娘當初推何蘭蘭入水的事兒，難免遲疑道：「這……打死也太過了吧，要不往北發賣了？」

晏和一個眼神過去，自有人拖了白姨娘下去，他兩手優雅地交疊搭在膝頭，斜靠在帽椅上，「這事妳不必再管，該想的是什麼樣的人家敢收養妳。」他偏頭，略揚了揚唇角，「還是妳打算跟我回北邊？」

重嵐低頭做出一副侷促不安的模樣，輕聲道：「將軍這是在生我的氣？」她小心端了碟熱騰騰的糕點放在他手邊，「是不是沒人要我了？」

晏和懶散道：「就看有沒有不怕死的了。」

那麼到底有沒有不怕死的人呢？重嵐看著跪在地上的何大伯父兩口子，發現還真的有。

何大伯父在晏和腳邊聲淚俱下地說著他和何副將如何手足情深，簡直恨不得一道去了，何大伯娘摟著重嵐哀哀地哭泣，一邊說著兩家人當初多麼情深意重，而重嵐很不給面子的兩眼放空。

何大伯父到底是族長，比其他何家人多了些見識，緩過勁來之後便拉著何大伯娘過來，一邊磕頭一邊道：「將軍明鑒，我和老三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如今他去了，只剩蘭蘭這麼一根獨苗，我不照管蘭蘭誰來照管？」最重要的是，那麼大一筆家財，他不得誰得？

這話人情入理，何大伯父繼續道：「將軍，我們家的家資雖比不過老三，但養個閨女還是綽綽有餘的，只要我還在的一日，斷不會讓蘭蘭受委屈，還請將軍把蘭蘭放心交給我。」

何大伯娘也跟著幫腔道：「我們尋常就待蘭蘭跟親生的一般，如今更不會委屈了她。」

晏和沒言語，用碗蓋壓著茶葉沫子，淺淺飲了口茶。

何大伯父見他如此漠然，就是口才再好也不知道該怎麼往下說，只能惴惴地趴在地下。

重嵐有點同情晏和，這要是在平時，何大伯父連看他一眼的資格都沒有，要不是為了何副將的身後事，哪裡用得著特地騰出空來為這些瑣事周旋。他麾下自然有文職之人，可惜這次路遠，一個都沒帶來，那些將領糙漢又做不來這等精細之事，

沒準兒三言兩語就被人哄了。

她在晏和面前不敢裝神弄鬼，又被何大伯娘攙的有點不耐，細聲細氣地道：「大伯父這是要養我當閨女嗎？可當初大伯父不是跟我爹說『丫頭片子是賠錢貨，還是過繼侄兒穩妥些』，您如今怎麼又改主意了？」

她說完，轉頭看著想要張口辯駁的何大伯娘，繼續道：「大伯娘不是也說了，我娘人家門多年只生了個閨女，一個小丫頭這麼寵做什麼，省下來的錢還不如多養幾房妾室。您對親生的閨女也這樣嗎？」這些話她當然不知道，都是趙姨母前兒個快人快語說出來的。

她說話聲音又脆又甜，像糖炒豆子似的蹦了出來，何大伯父兩口子被問得齊齊僵了臉，偏偏她又是一派童言稚語，讓人說不出反駁的話來。

兩人心裡暗恨，何大伯父支吾了一會子才道：「妳年紀小怕是誤會了，我和妳大伯娘最是疼妳不過，怎麼會說出這等話來。」

晏和側頭看重嵐，揚起一個意味不明的笑意，正要開口，就聽外面人來報，原來是趙姨母到了。

趙姨母是爽利人，進了正堂之後，跪下來給晏和行了個禮，又鄙夷地瞧了何大伯父一眼，乾脆道：「民婦給將軍請安，實不相瞞，民婦是蘭蘭娘的大姊，蘭蘭的姨母，這次前來就是為了蘭蘭收養之事，還望將軍允准。」

晏和放下茶碗，仍舊不言語，重嵐瞧了瞧他，又瞧了瞧趙姨母，對著她點了點頭，趙姨母這才敢繼續說話，「民婦們雖算不得大富人家，但家底也算得上殷實，民婦不打算讓蘭蘭過繼到我們家，她仍是姓何，何家的家財我們分文不取，等到婚嫁的時候，充作嫁妝讓她帶出門。」

重嵐本來以為放出風聲就沒人再敢提收養何蘭蘭之事了，沒想到還是來了兩家人，她頭疼之餘，對趙姨母的心意又有些感動，要是非要讓人收養的話，她寧可選擇趙姨母。

晏和頷首道：「如此也可。」

聞言，趙姨母鬆了口氣，何大伯父卻猛然道：「這……萬萬不可啊。」

眾人除了晏和都齊齊看向他，他心念急轉，「蘭蘭是我何家的血脈，怎麼能讓外姓人撫養？那豈不是讓老三後繼無人，也讓別人瞧何家的笑話！」

趙姨母不耐地道：「我都說了，蘭蘭只是寄養在我們家，又不是隨了我們家姓氏，怎麼就後繼無人了？」

何大伯父心裡大恨，眼看著到嘴的肥肉就要飛了，好處全要落到別人家，他急急思索一陣，忽然轉了語氣，「妳來收養蘭蘭也並非不可，只是妳說到後繼無人之事，老三家日後確實該有個捧盆掃墓之人，蘭蘭總歸是個女孩，又要住到妳家，倒不如挑個人選來繼承何家。」

按照大齊律，繼子也是能繼承家產的，趙姨母沉了臉道：「我勸你死了這份心吧，我妹夫妹妹的家產都要留給蘭蘭的，來個不知貓三狗四的繼子算什麼！」

何大伯父揚聲道：「按著齊朝律法，老三身後無子，過繼個子侄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妳這般攔著到底是何居心？莫非是想看著我三弟絕後不成？」

重嵐慢吞吞地道：「那我豈不是要多一個兄長了？爹娘留給我的家當呢？也要給他嗎？」

何大伯父沒想到她直接挑明了問，面上有些掛不住，總不可能直說自己就是奔著錢來的吧？

趙姨母冷笑道：「要過繼也成啊，你先立下字據，何家的錢財繼子分文不取，只管給我妹妹夫捧盆掃墓！」

何大伯父面色發僵，他想要的是何家家產，可不想白貼個兒子還什麼都沒撈著！重嵐趁機去扯晏和的袖子，又是拱手又是眨眼，忙活個不停。

晏和還算賣她面子，不疾不徐地道：「就依著這個法子吧，你們若是想要過繼，便立張字據來，何蘭蘭是在室女，本就該繼承何家的全副家當。」

何大伯父心裡一急，慌忙跪下道：「將軍，這……這怕是不妥當啊，萬一那繼子不盡心為三弟守孝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

趙姨母逮著話柄，立刻譏諷道：「敢情來過繼的，都是為著何家的銀子，若是沒有銀子便不盡心了？」

何大伯父咬著牙不理她，轉頭對晏和道：「將軍，這怕是有些不近情理啊……」

晏和一聽，只淡淡地瞥了何大伯父一眼，他渾身一個激靈，把後半句自動嚥回肚子裡。

晏和對著重嵐招了招手，「走吧，該用膳了。」

重嵐壓下心思，跳下椅子跟了過去。

趙姨母冷哼一聲，「我勸你還是少動那些歪心思，自家不得意就想法子努力賺錢，老盯著別人家的錢財算什麼事！」說完便直接走了。

何大伯父緊緊咬著牙，怨恨地看了趙姨母一眼。

何大伯娘過來攙他，一邊憂心忡忡地道：「咱們鋪面虧空大了，現在又不能拿老三的錢來貼補，如今可怎麼辦才好？」

何大伯父一把推開她，恨聲道：「便是我得不到那錢，也不讓這女人好過！」

重嵐這幾日大半都是跟晏和處在一處，倒沒有前幾日那般拘謹了，晏和只叮囑她吃，自己卻回房看戰報去了。她一個人吃飯無趣，便尋了個托盤，裝了份芝麻餅，配上鮮香的醬牛肉，想了想又盛了碗冬瓜湯擱到托盤上，顛巍巍地給他端到裡屋。晏和聽見門口簾子響動，只看見她跌跌撞撞地走到跟前來，踉腳卻搆不到書案，皺著臉道：「將軍，你倒是幫幫我啊。」

晏和起身把桌上的公文放到一邊，又幫她把托盤擱到桌子上，瞥了她一眼，「不是說了讓妳自己先吃嗎，我這邊用不著妳費神。」他說歸說，還是優雅地提筷，夾了片牛肉慢慢吃了。

重嵐對他的彆扭性子已經初步瞭解，便只當她在誇自己，在一旁殷勤地給他遞了塊手巾，「你是我爹的上司，是我的長輩，又對我有大恩，哪有長輩餓著晚輩卻先吃飯的道理？就當這是我孝敬你的。」她用小胖手把湯碗往前推了推，「先喝湯再用膳，對脾胃好。」

晏和用湯勺慢慢舀了一勺，白潔的手指在明晃的日頭下近乎透明，她也並非沒見過尋常軍漢吃飯，東灑一點西落一點，一頓飯下來吃得滿桌子都是，偏他吃相優雅，一頓飯吃下來唇邊乾乾淨淨，真瞧不出來是混慣了軍營的人。

她讚歎歸讚歎，還是問道：「姨母跟我說，明兒個我爹娘就要出殯了，大人也要走了，那我怎麼辦啊？」說完，她眼巴巴地瞧著他，一個沒留神，被絆了一下，身子向後仰倒。

晏和眼疾手快，伸手把她抱住，所有分量壓在兩隻手上，沉甸甸地像份責任，他把她扶正，讓她坐到杌子上，慢悠悠地道：「明知故問。」

他頓了下，難得叮囑道：「我走之後，妳要處處留神，莫要藉著妳父親的名頭張揚，但也別讓人欺負了去。」原來的何蘭蘭他沒見過，不過這幾日相處下來，這孩子確實讓人喜愛。

重嵐雖然仍想回南邊，但放寬心之後倒沒前幾日那般迫切了，歪著腦袋問道：「那明日出殯之後我就能搬到姨母家嗎？我娘說做人要知禮節，我要不要給她備份謝禮過去？」

晏和見她這般急趕著要搬出去，心裡莫名地有些不悅，懶洋洋地道：「知禮？妳要給她謝禮，那我的那份又該怎麼算？」

重嵐歪歪腦袋，一臉天真無邪地道：「要不我親您一下就算是抵了？」見他露出無言的神色，心裡暗笑了兩聲，又唾棄自己狗膽包天，連戰神都敢調戲。

她想了想，轉身噔噔噔跑到外間，掐下一朵才開的蘭花，攤到掌心給他瞧，「蘭之猗猗，揚揚其香，蘭花乃花中君子，鮮花配美……咳，配英雄，再適合不過。」

她踮腳也搆不著，便把花別在他袖口。

他低頭瞧了一眼，似乎有些嫌棄，但還是動作輕緩地摘下，摺在手裡，柔嫩的花瓣顫巍巍貼在掌心，他衝她笑了笑，和煦卻意味不明，「寓意倒是不錯，只是『蘭之猗猗』這句，妳五歲就讀了韓愈的《幽蘭操》，當真是高才啊。」

重嵐小臉有點難看，又眨著眼問道：「我聽別人說的，覺著很有道理便記下了，難道我用的不對嗎？」

晏和眯了眯眼，目光在她臉上轉了一圈，兩指拈著那朵蘭花，慢慢地道：「不錯。」

重嵐嘿嘿乾笑了幾聲，心裡卻為自己捏了把冷汗。

第二天一早何副將夫婦便要出殯了，重嵐一大早就被趙姨母從被窩挖起來披麻戴孝，又提點了好些出殯要行的規矩，這才放她去用早膳。

她想到何家那幫子渾人，總覺得今兒個要生出什麼事來，便急步跑到後面的主屋，腳下一個沒收住，正撞到人身上。

晏和穩穩地扶住她，蹙眉道：「妳父親辦事素來沉穩，妳這般毛糙的性子到底是跟誰學的？」

他廣袖被風吹得翻飛，重嵐想也沒想就扯住他的袖子，眼巴巴地道：「今兒個出殯，你還來嗎？」

晏和沉吟道：「我明日就要走了，今日還有些事要交代，未必能騰出空來。」他側眼道：「妳有何事？」

重嵐總不能跟他說自己覺得何家人要鬧事，所以想找個靠山？一個毛孩子這麼多心思也太驚人了，於是只能用力拽著他的袖子往下扯，可憐兮兮地道：「我捨不得你，想再看你一眼……」

晏和目光微緩，像是養了很久的小動物終於開始親近自己，不過他面上還是道：「妳昨日不是還急著去妳姨母家嗎？」

重嵐死揪他的袖子不放，反正小孩子偶爾耍個賴也很正常，她眼巴巴地道：「姨母以後天天都能見，我怕以後就見不到你了。」

晏和緩聲道：「妳先去吧，我忙完了自會去祭拜。」

重嵐依依不捨地拉著他的袖子，「你答應過了，一定要來啊。」

晏和半笑不笑地看著她，重嵐識趣地一溜煙走了，趙姨母也正到處尋她，見她過來，立刻把她拉到靈前哭靈，等到出殯的時候，又讓她走在前面捧盆扶棺，一路邊走邊哭，等到做法事封土完，她兩隻眼睛都已經哭腫了，只能被趙姨母牽著走。沒想到回返的路上迎面走來幾個潑皮，走在最頭先的何大伯父無意撞了其中一個潑皮一下，那潑皮立刻不依不饒起來，拉著他揚聲道——

「你白長了這一雙眼睛，撞了你爺爺我就想走，天下哪有那麼便宜的事？」他說著就往地上一躺，捂著膀子，哎喲了一聲，「兄弟們都瞧見了，這老東西撞傷了我，還不抄傢伙上啊！」

何大伯父目光閃了閃，驚怒道：「混帳，我不過是輕輕碰了你一下，怎麼就傷著了？今日是我三弟出殯的日子，還不快快讓開！」

那潑皮像是得了提醒一般，高聲吆喝道：「都聽見了吧，兄弟們，他今兒個要是不賠錢，咱們就挖了他們家的墳！」他話音剛落，身後的十幾個人不知從哪裡掏出棍棒來，直直地衝進送葬的一行人裡。

趙姨母雖然不待見何大伯父，但要真出了事，有麻煩的還是何蘭蘭，下意識地就鬆開了手，招呼人跑去幫忙。

重嵐從這夥人一出現就覺得不對，下意識地想去牽趙姨母的手，卻被人群撞得東倒西歪，她心覺不好，慌忙想往人堆裡躲，沒想到半路被人攔腰抱起，趁亂劫了出去。

她驚得張嘴想喊，卻被劫她的人一把捂住嘴巴，她趁機拽住那人的小拇指，用力一掰，抱住她的人立刻發出一聲慘叫，下意識地鬆開手，她就直直地滾了下來。正在和人糾纏的何大伯父見事不好，對著身邊的幾個潑皮遞了個眼色，後者不動聲色地閃開，轉而去纏扯別人了。

何大伯父急步往這邊趕，一邊高聲道：「蘭蘭別怕，大伯父來了！」

重嵐也顧不得身上被摔得生疼，一骨碌爬起來就跑，可惜她兩條小短腿到底跑不遠，被身後那人扯著腰帶逮住了，那人獰笑一聲，見她還不老實，揚手就要給她一巴掌，此時卻有一枝長箭疾射過來，從他前額直透了過去。

重嵐臉上被濺了幾點血，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，怔忡了許久才尖叫一聲，跌跌撞

撞地往後退了幾步，卻覺得身子一輕，整個人被人抱到馬上。

不光是她，後面的何大伯父也嚇了一跳，他不過一介市井小民，何曾見過這種要命的場面，表現的比重嵐還不如，當即慘嚎一聲，連滾帶爬地往回跑。

晏和挽著長弓，面色沉凝，神情似乎有些冷厲，但片刻後又恢復成一派從容的模樣，低頭瞧了眼一身灰土的重嵐，不動聲色地把她拎到旁邊馬上，淡聲吩咐道：

「留幾個活口。」

他身後的幾個侍從點了點頭，縱馬過去，輕輕鬆鬆就收拾了幾個潑皮。

跟著出殯的人見到他，都驚慌地跪下來磕頭，何大伯父面色尤其蒼白，跪在地上身子抖個不住。

晏和道：「先回何府。」隨即撥馬轉身走了。

Crescent